

苏联美术家创作经验谈

苏联尼·茹可夫等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造型藝術理論譯叢

苏联美术家创作经验谈

尼·茹可夫等著

錢景長 張同霞 譯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藝術家創作經驗談

錢狀長 張同龍 譯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上海圖仁路二五七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二號

中科院藝文聯合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開本 787×1092 條 1/26 印張 2.24/25 鏡頁 12 字數 47,000

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次印制

印數 00,001—10,000

統一書號：8051·1744

定價(10)：七角五分

目 錄

我怎样为鲍·波列伏依的小說“真正的人”作插圖.....	1
我怎样創作“战斗后的休息”	32
我創作“又是兩分！”的过程.....	55

附圖

- “真正的人”速寫…………尼·茹可夫
“战斗后的休息”速寫…………尤·涅普林采夫
“又是兩分！”速寫…………弗·列歇特尼科夫

我怎样为鮑·波列伏依的小說 “真正的人”作插圖

尼·茹可夫

鮑·波列伏依的小說“真正的人”問世(國家文學書籍出版社出版)后，我收到一些信(主要是飛行員們和學生們寫來的)，要我談談我是怎样制作插圖的、英雄阿歷克賽·密烈西叶夫的形象是怎样創造出來的。

對我說來，这个工作是与許多生动的會見、事實、交往以及緊張的創作探索相联系的。这个工作占去了一九五〇年整整一年的時間，也教会了我很多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決定寫一篇短文來叙述这一工作。

在紐倫堡審判期間，作家鮑·波列伏依通知我，他有一些在偉大衛國戰爭时期寫的筆記，这些筆記記述了他与一位失去了双足、但不顧这点仍然繼續英勇地打击法西斯匪徒的飛行員之間的一次很有意義的会面。波列伏依想以这些筆記為基礎，寫出一本

書來。他在一九四六年二月把這件事告訴我，而在七月間，當他從紐倫堡回到莫斯科時，書已經寫成了。

我很快就收到了這本書，這是一冊打字的稿本。我的全家人非常激動地、爭先恐後地搶讀了這本書，並歡欣鼓舞地向波列伏依表達我們對他的新書的一致贊許。

在偉大衛國戰爭期間，當我在各個不同戰線上工作時，我收集了許多有關我軍作戰的印象和事實的材料。那時，一樁樁的事件演變得非常神速，而我們軍事畫家要緊跟上去是很困難的。我記得，那時我對自己那枝老是落在事件后面的不靈活的鉛筆感到非常生氣。而當你度過了緊張的戰爭的一天，在前線的小木房或是地下室中遇到任何一個攝影記者，聽他在聊天的時候講述自己鏡頭的大膽時，你怎會不生氣呢？這個年輕人一天耗費三四卷軟片，所有這些都在他的口袋里，而我能拿出什麼東西來呢？——一些東鱗西爪的材料、殘缺的線條、速寫和一些素材，在这些东西上面，我已經耗費了非常多的精力。

我力求記錄印象以補我的鉛筆的不足。我知道，作為偉大衛國戰爭的參與者，我能夠在將來以自己所收集的材料為基礎，制作一些軍事題材的作品，我能夠為書籍作插圖（我早就渴望為書籍作插圖了），在這些插圖里，我能夠充分運用所有的印象和所有的速寫材料，並根據這一切創作出完美的作品來。

鮑·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就是這樣的書。這本書首先以蘇維埃人精神的偉大和他們對勝利的剛毅不屈的意志打動了我。在小說的各個主人公的行動中，我認出了我曾幸運地在戰爭前方遇到的許多人物，書中事件發生在我所熟悉的加里寧城前線，這一

情况使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于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間是在这条战线上服兵役的。我遇見了，也描繪了各种各样的人物，那时，我是在一个陸軍报社里工作。也就在那兒，我結識了鮑·尼·波列伏依。那时，在部隊里，大家都認為他是一个常常把命运投擲在最危險、最緊張的場所的孜孜不倦的，無处不到的新聞記者。波列伏依能夠做到隨处被人欢迎，与他交往是非常輕松而愉快的，他經常在行动中，他喜欢使用生动活潑的字眼，他本人总是异常朴实和誠懇的。波列伏依創作这本小說是名符其实地有道义上的权利，因为他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人，就跟他在自己書中所刻划的那些真正的苏維埃人一样。

我認為，波列伏依的个人品質，在他对待故事中所有那些人物的态度中清楚地流露出來。作家对待苏維埃人的真心誠意和極度关切，使这本書具有真誠的、激动的感情。

當我們在加里寧城前線时，我們經過了許多鄉村、農庄和森林，我們經歷了退却的艰苦，在一路上，体验到很多东西。

我想，这便是为什么当我讀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决定描繪米哈依拉老爹、華爾華拉和兩個男孩謝遼尼卡与費箕卡，因为我在那段艰苦的时期里認識了他們，愛上了他們，并且確實能夠在自己的圖画中忠实地描繪他們。

在我开始实际动手画插圖以前，我把这本書讀了好几遍。当我讀第一遍的时候，我力求忘却自己是一个插圖画家，而作为一个讀者去讀它，为的是要最大限度地陶醉在書中，了解这本書中感情的品質，并引起自己对这本書的內容的最敏銳的反应。

当我重讀这本書的时候，我分析它，并以插圖画家的身分去

对待它，我竭力在想像中把它翻译成造型艺术语言，为我所选取的每一段情节找寻富有表现力的处理方法，并把每个形象有效地揭示出来。我认为，艺术家所创作的插图，应该把广大读者对书中诸人物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观念结合在一起。艺术家在他的作品中，要创造出由整部文学作品产生出来的视觉上的形象，要创造出与书的原文融成一片、好像相互补充的整体一样而存在的形象，这样的艺术家才能获得成功。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经常为生活所证实的感受。观众在剧院里观看戏剧后，往往还“不认识”剧中的人物，或者恰恰相反，他们为剧中人物的生活的真实和富于表情而欢腾起来，虽然，没有一个观众亲眼看到过这些人物。例如，当我在剧院里观看“安娜·卡列尼娜”的演出时，我（也许许多读者会和我一样）听人说，那个扮演偷斯基的演员演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演得“不像”，而扮演卡列宁的演员则“比较真实得多”，或者恰恰相反，这两个角色似乎像是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物，而我们是可以用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物来核对演员演技的逼真或虚假的。

对插画家来说，当他的作品与读者见面时，情形也是同样的。每一个人根据他所阅读过的作品，产生了对登场人物的视觉上的形象，这种形象在细节方面当然各不相同，但它在基本上则经常是相同的，这样，它就已经是存在于共同的观念中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我想起这一切的时候，就力求在自己的作品中，把书中的每一个人物表现为活生生的人，并在我所设计的插图中，检查人物的性格、行为和举动的完整性。

当我根据模特儿描绘创作的时候，我把这些创作拿给很多人

看，如果所有的人在習作中認出的，正是那個我為他挑選模特兒的書中的出場人物，這對我來說就是一種真正的保證。

在藝術家的創作實踐中有這樣的情形，即對文學作品的插圖工作的理解是狹隘的和非創造性的。如果藝術家選取偶然性的語句，例如“他登上樓梯……”，“她關門……”或是“她抓住椅子……”等等作為自己的插圖的題材，那是不正確的。這樣的插圖在書本中成為一種廉價的點綴品，它使自己的主旨由插圖走向陳腐的低級趣味的文學作品而與文學作品的插圖沒有絲毫共同之處。文學作品要求對內容作形象化的揭露，要求藝術家獨立地、創造性地、並以合作者的身分參與解決書本的思想任務。

在着手工作以前，我反復觀看自己收藏的全部素描，我與鮑·尼·波列伏依詳細討論了許多問題，觀看了電影“真正的人”，這以後，我到莫斯科近郊去制作風景習作，並制訂此書的插圖計劃。

一九五〇年的冬天是多雪而寒冷的。在我寓所附近，有一片和小說中所描繪的風景相像的茂密的森林。我有這樣的任務——考慮裝幀設計，決定插圖的題材，收集風景素材。我的全部時間和全部思想都貫注在這個任務中。正因為如此，所以當我在散步的時候，那些積雪的樅樹，廣闊的白皚皚的田野和在寒冷的空气中閃爍發光的村庄的輪廓，在早晨的陽光下的疏林間小道，雪地上的足跡，光怪陸離的雪堆——所有這些似乎都是為了小說的插圖而存在的。包裹紙上的圖畫、扉頁上的畫、描繪爬行着的密烈西叶夫以及把他送上飛機的那幾頁插圖中的風景，這些都是根據

那时所作的一些素描而完成的。順便談到一点，即當我觀察我們俄羅斯的冬天時，我理解到，冬天的風景要比任何其他的風景更好地使畫家养成廣闊的視野，學會概括，學會表現的簡潔，以及純朴而美妙地利用畫布或畫紙以表達出冬天的質感。照例，在冬天的風景中，总有二、三種主要的調子對比占着優勢，即天空、雪、結冰的小河以及聳立在遠處的暗沉沉的森林。這裡，你特別容易學會理解空間的秘密，並借助于精確地表達出來的調子對比關係，而達到使畫紙傳達出雪和寒冷的感覺的技巧。

這些冬天的風景素描，大大幫助了我更敏銳地感到小說开头時事件發生的環境，並培養了我的創作情緒。

當畫家在制作插圖時，他沒有一小時不想到它們，這是非常重要的；在這樣的情況下，生活本身、一切形形色色的生活現象，會幫助他找到那些絕對捏造不出來的寶貴的生活細節。

舉一個例子。在通往鄉村去的道路上駛過了一輛載有糧食的車子，有一堆谷粒撒落在一條車轍上。一群鳥很快地飛集到這裡。我沿着這條道路走，迎面駛來一輛載重汽車，當它駛近鳥兒的時候，這一群鳥都飛上了天空。在這個細小的生活現象里，充滿了顫動和歡樂。我想到小說，就立刻把这个場面轉移到戰爭時期里，那時，在前方的道路上遺有許多供鳥啄食的糧食，那時，這樣的場面是常常碰到的。我想起了小說的第四部，當密烈西葉夫和空軍上士彼得羅夫坐着一輛破舊的卡車在前方行駛時的情景。密烈西葉夫心情明朗：蘇維埃人的意志勝利了，他得以重新歸隊，重新去飛行。我認為，在這條前方的道路上有一群飛起的鳥是很恰當的。這些在疾駛而來的車子前振翅飛起的鳥兒，在人的

情緒上引起了多少的歡樂。我在小說第四部的插圖中运用了這一場面。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常常有這樣的冬天的日子：太陽不能透過濃密的雲層，它像一個混濁的斑點似地閃耀着。我時常觀察到這樣的風景，我認為這種自然狀態對那幅描繪爬行的密烈西葉夫的圖畫是非常合適的。

我認為，若隱若現地閃耀着的太陽，有助于更尖銳地表現場面的戲劇性，有助于表達那種緊張地傾聽着几乎難以辨明的飛機聲的密烈西葉夫的內心情緒、有助于更敏銳地表現驚惶不安的空虛、孤獨的感受和隔絕人寰的氣氛。

有這樣的意見，認為畫家應該完全服從於作家的意志和小說的原文，因此說，他的作用是輔助的，次要的。我認為，這樣的說法完全不正確。

畫家自書籍中汲取題材、思想和感覺，但獨創性地處理題材，他常常擴充和發展作家的思想，運用造型藝術的特性，力求用自己的工具加強小說的形象，從而在這裡表現出獨立的、創造性的意志，這樣做是對的。

當我為小說制作插圖的時候，我注意到，作家對人物外貌所作的許多細節描寫，搬到插圖中會造成全然不同的樣子，並且經常是完全相反的。現以當我為男孩謝遼尼卡和費箕卡找到了密烈西葉夫這一場面制作插圖時的情形為例。我按照小說的初版制作自己的作品，初版中講到，他們中的一个穿着老式的女人上衣，腰里用繩束着，穿着父親的大氈靴，戴了頂德國航空帽，他站立着，帶着一把隨時準備好的斧頭。當我試圖把这个男孩畫成這個

模样时，他立刻变得荒謬可笑，而作者寫作这一段的真正思想就完全丧失了。男孩的古怪服裝在画中討厭地突現出來，他手中的斧头使人產生一些最荒謬的臆測。如果我在这个情況下不表現獨創性而按照小說原文作画的話，那末可以相信，这幅画除了帶來損害外，对这部小說是不能起絲毫作用的。由于正确地和忠实地傳達了心理状态，臉部表情和动作，才表現出这个場面的內容和深長意味，而此处的一切东西都應該是次要的和从屬的。我正是这样处理了这个場面，波列伏依同意按照插圖修改原文。

其次，在第一部的末尾，当帕拉夫尼村的居民欢送密烈西叶夫上飛机时，原文描寫：飛行員杰葛嘉聯柯和米哈依拉老爹抬着担架。

当我試圖描绘这一場面的时候，我对那身負力不勝任的重担、在深厚的雪地上行走的米哈依拉老爹感到懷憐。我認為，如果我这样制作自己的圖画时，讀者也会產生同样的感觉。米哈依拉老爹的热情、关心和动人之处在另一种情况下才顯得更为有力，那便是当他卸下了負担而在旁边行走，不知为什么哭泣，并且由于激动而把头上脫下的帽子揉成一团的时候。

在描寫这段情節的結尾处提到，旁边的几个同行者替换了米哈依拉老爹。我为自己的圖画选取了最后这个場面，以便使米哈依拉老爹成为中心人物，并使他免却力不勝任的体力上的重負。

回到莫斯科，我着手制作插圖。我的圖画中的人物都是我在准备工作期間所找到的活生生的人。在这整个时期內，我無論在哪个地方，都僅僅以一个观点去觀察人——这个或那个典型或性格适合于我的圖画的程度如何。哪些人是我的模特兒呢？这是一

些职业各不同的人物，他们的经历与小说中的人物时而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斯杰潘·伊凡诺维奇的模特儿——一个店员——是三次战争的参与者，曾获得一九一四年战争的“圣乔治”勋章，他曾多次负伤，在我看來，他的外表正像是斯杰潘·伊凡诺维奇的真正的翻版。

我对每一个模特儿都作了几幅习作，全面地研究他，力求抓住我认为可作为我所要创造的形象的典型的那些特征。我把自己的构思讲给那些模特儿听，力求使他们成为有意识的助手。

这样的联系经常是有益的。我体会到我的模特儿对作品所感到的兴趣，他会竭尽全力来帮助我解决创作任务。有几次，模特儿给我提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例如，表现济諾契卡一画中的有镜子的脚部，奥丽亚一画中暖手的姿态和克拉芙策亚·米哈依洛芙娜一画中的小桌上的柳条等等。

这里，我想详细地谈一谈根据活的模特儿制作自己作品的实践过程。

许多画家时常不作事先的观察就画起肖像来。画家对他的模特儿除了姓名外什么也不知道，并认为这是不必要的。这样态度是否正确呢？当然是绝对不正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仅仅只是画家的手艺技术和他的直觉在推动工作，而大家知道，表现形象的基础是人的精神世界，为了要正确地揭露人的精神世界，画家必须理解他的模特儿的生活的内在体系，必须积累观察，必须喜欢自己的模特儿，因为没有这种珍贵的感情，就不会有激动人心的艺术。画家在刻画形象的时候，应该首先表现出自己对模特儿的态度，要是他对人物不熟悉和不理解的话，他就不能做到这

样。

举一个例子。有一回我在出差期间结识了一个人。他的外表起初我觉得不值得注意，并且是沒有魅力的，要是我在那时就着手给他画肖像的话，我的开始时的态度一定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有机会在一件重大的工作过程中观察他，我才理解到第一次的印象是错误的。这个人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不屈不挠的毅力，以及使他外貌为之改变的孜孜不倦的活动。

另外举一个例子。在同一次出差期间，我结识了三个年轻的潜水员，他们在外表上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当我与他们谈话时，我知道了一些详细情形。这几个潜水员在顿河支流的拦水坝上工作，这儿，在战争期间，法西斯匪帮的讨伐队曾把村子里的许多集体农庄庄员淹死在冰窟窿里，而那时，这几个潜水员就是在这个村子里度过他们的少年时期的。他们中有一个人的兄弟就是在那时死去的。听到这个小故事后，我就以全然不同的眼光来观察和了解他们，而当我知道这几个谦虚的、外表沉着的小伙子作出了何等英勇的工作时，我描绘他们，就把他们看成了勇士，这种感觉决定了我的作品。

了解被描绘者的性格和特点，能推动和指引画家的创作过程，帮助他觉察对象脸部表情的细微变化，“寻出灵魂的实质”并把它搬到自己的作品里，以及解决他的第一个任务——模特儿的姿势。

模特儿在画家面前应该是保持在最适合于自己性格的状态中，仅仅是在画家充分了解模特儿的条件下，这一点才能做到。

如果以我们过去的作品为例，我们看到，一切优秀

的肖象画以及繪画中的形象，都是由于画家对自己的模特兒感到濃厚兴趣而創造出來的。例如：依·叶·列宾为油画“伏尔加河上的拉縲夫”中的岡寧的形象所做的工作，瓦·伊·苏里科夫为油画“女貴族莫洛卓娃”中的許多人民的形象所做的工作等等。

如果画家不知道模特兒的个性特征，他就很难制作肖象画。因此，我認為事先不去熟識模特兒而制作肖象画是不嚴肅的。我試來說明這一点。对很多人來說，擺姿勢多少有些拘謹的感觉，并会妨碍自然的精神活动。这个情况的起源是由于人类的怕羞感觉，它使模特兒的动作顯得生硬，不是加强了他的个性特征，而是限制了这些个性特征。

在这样的情况下描绘模特兒，就等于縱容了很大的錯誤。

通常，在擺第一次姿勢的时候，我是進行熟悉模特兒的工作。我和那个人談話，了解他，我談到画家的工作，談到藝術的任务，找尋共同的语言，力求尽可能地和模特兒親近起來。通常，在第一次擺姿勢时，我把圖画擱在一邊，一直到第二次擺姿勢以前，我再三考慮自己的課題：如何处理肖像画，如何制作，用什么画以及画在什么上。在第二次擺姿勢的时候，模特兒已經不像第一次时那样感到拘束了。

以上所舉的例子只适用于这样的情况，即模特兒本身是藝術作品的对象的时候。

根据活的模特兒描绘作品的另一种例子是：模特兒在画家創造形象时僅僅是作为一种出發点。

这种情形在制作插圖时几乎是經常遇到的。但即使在这种場合，画家也应当与他的模特兒發生最密切而認真的接触。

舉一个例子。当我描繪馬克思的形象时，我有一个年齡大的模特兒。那时我还沒有足夠的經驗（那是在一九三八年），我没有把工作的實質講給他听，就开始描繪，由于自己工作的成果很坏，也由于我与模特兒之間明顯的疏远，我感到非常懊惱。他沉重地呼吸着，站立着，像是要对我有所帮助，我觉得，这种沒有灵魂的擺姿勢的工作使他感到厭惡。我看到了这一点，焦躁不安，工作不能順利進行，只有当我把自己的任务講給他听，把那些使我激动的思想告訴了他时，模特兒就完全變成另一个样子了。在这以前，他是在一种侮辱人格的、在他的意識中近似無所事事的不可理解的状态中度过去的，而这的确是可怕的。当他有了思想上的支持力，有了对工作的自觉的态度和帮助的慾望后，工作就立刻進行得很順利了。

在这次事件以后，我經常把工作的實質講給模特兒听。当我为那幅表現男孩謝遼尼卡和費賓卡自松樹后窺視躺着的密烈西叶夫的插圖制作習作草圖时，如果我沒有把波列伏依小說中我打算为它制作插圖的那一段唸給孩子們听的話，我是絕對不能从他們身上得到我所需要的表情的。他們对付托給他們的任务感到自豪，并且非常賣力地对待这一任务。我建議画家与模特兒作类似的交往，我当然僅僅是指那些正面的形象，而画家是为了这些形象去選擇自己的模特兒的。

在根据模特兒作画时，我时常确信，在开始擺第一回姿勢以前，考慮人体的动作和状态是多么的重要。

如果你想在工作过程中才去考慮一切，那末就經常会白白浪费時間。經過了許多次这样的失策后，我就非常注意模特兒的安